

15

9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8 1929

~~Ch L 31E4.C.E2~~
3

CHL 3163.7316.82

勅脩陝西通志

第九十二卷

藝文八

記下

陝西通志第九十二卷

藝文八 記二

增修華清宮記

元商挺

始余從先大夫宦遊長安道過華清因讀古今名賢石刻其興廢沿革之迹畢陳於目前重樓延閣層臺邃沼雖不逮承平盛時規模制度宛然故在迨兵燹之餘居民播遷所在宮觀例隨灰劫華清亦不免莽爲蕨區矣歲癸丑復過故宮意謂蕩然無復向日及見屋宇修整階序廓大爲殿者八曰三清白紫微曰御容曰四聖曰三官曰列祖曰真武曰玉女爲閣者二曰朝元曰冲明爲湯者二曰九龍曰芙蓉鐘鼓有樓靈官有臺星壇雲室蔬圃水輪以次而具丹堊藻繪燦然一新若初未毀而又有加焉者詰其故主會趙志古輩合辭言曰先師清平老人趙志淵自洛州還過驪山西顧彷徨憫宮室之彫廢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
圖書館珍藏印

慨然以修復爲事乃命其徒剪榛棘礱柱礎陶甃甃勤垣墉於是四方道侶各執其藝來會宮下鼓舞欣躍咸願薦力土木之功以時竟舉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又得太傅移刺公總管田公輸貲助役相與翼成稍稍興葺僅見倫叙事未竟不韋厭世志古等才謏力綿大懼不任以墜宗緒自是脅不露席食不甘味饑寒疾苦不以累業者逾十五年始克有成敢以記請庶徵石書辭俾永傳焉余謂秦中名山水多矣可取者唯華清爲最闢門可綴而漢唐之離宮別館咸在焉斯則華清之奇觀也又况東西奔走實當衝要而往來大小畢慰其意此誠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無所往而不宜者也向非清平元應感人何能新宮宇還舊觀非志古竭力盡悴曷能勤堂構紹宗風而喑無一言是使師弟之功泯然而不傳也聊推次營造始末刻諸石用紀歲月云昔中統二年九月念五日商挺記

重修奉元路廟學記

虞集

集聞之茲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歎夫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嘆而况於千載之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耶昔者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於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關中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雎

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也
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以
爲其修辭之不可及其智勇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
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
井正其疆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
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爲事自古聖賢
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
須識禮可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即有常業可以見諸
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亦未
有盛於此時者其爲言曰衣被天下後世至於今賴之詠歌周南者
不亦歸而求之有餘師乎世祖皇帝初年覃懷文學許文正公上書
與師友講明於斯文矣儒者之效遂大見於當時而至元大德之間
猶有守志勵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朝廷不愛尊爵顯位以延致
之以表式於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
風氣四塞之地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是以文王周公
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者莫究其事至於
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以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
以極於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
才衆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
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訓則斯焉取斯請以諸大夫君子而與
其都人士講焉

始入華山至西峯記

明王履

寓長安之踰年新豐邱丈來偶談登華山所得且愆患余遂諾焉時
暑溽期秋初偕余再登七月十有八日至邱丈所而丈適病餘尚困

命其外孫沈生相余騎驢行并以日夜越二日暮抵華陰遞運所託宿焉大使黃某具酒肴待因以所登難易爲問曰官此六年去山僅數里懼弗勝興作隨止聞遊者及青柯坪仰瞻多自沮而退以故卒不敢往遣其僕慣登者二人導余翌日早食畢行近山口泉聲琅然稍入殿角出灌木中僕曰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觀希夷先生塑像熟睡如生立清樾中風冷冷來鬢鬚動搖而塵垢之面如濯諸道士出迎具茶果言緣險難甚草木交戟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扶到青柯坪而止以上則不可杖矣於是冠履外服等悉留院中唯幅巾短衣行滕草履而已沈生健善步跣以行二僕前道旁山對開神意飛動未遽行且覽其槩於時宿雲在嶺群峭未出餘烟自旁山上騫朝陽射其端壁立之妙荏苒可得風觸壁一鳴琴琴焉而往調調焉而不知其所窮余善畫相契時深遂凝立西人已及遠呼予且趣急登

而安知予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槭棘且藟薈不見路二僕予離輒誤岐之他穢相錯稍不謹視則觸面鬚髮跼且踏杖攀以進予素不善步驟登累息不能制必俟定始行予時以紙筆自隨遇勝則貌故行視四人愈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沈生知予見予策亦策予憇亦憇予僮雖不解畫頗解吾癖遇奇樹奇石即報亦頗慧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澗而斧斤聲雜蟬鳴鳥弄中出輟策聽之誦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詩以過泉淙淙然如琴如筑如佩環不少休其停滙處澄澈如鏡微漣動搖日影上壁中多紅白礫子盪頰清寒透骨試嘗焉甚甘美憶嚮年飲吾鄉陽山泉不知去此幾十倍澗北絕徑處實如袖者下垂僮以爲橋越險而擷之蜃口畧不可食棄去剝施西轉至小石洞洞外平石如枰中可叅坐恨不攜本道葦絃琴于茲以寫幽抱既而坐坪上書所賦詩而東巖方洞適與之對意靈詭內潛遂相

率以入僕曰此希夷匣爾蓋其葬處也棘梗道不得近因疑匣爲函
恐指所盛蛇者而俗謂之匣與辰巳許及上方峰峰直立鉄鎖下垂
聖峯端漫不辨何似但峯腰雜樹倒懸斜倚而幽意可人鎖兩畔多
小坎從下達上深可二寸僅容履端蓋登則緣鎖以託足者僕曰上
有道士王友巖居之不下峯唯玉泉一二道士時裹糧往食之鎖盡
處乃石罅號西元門北峰蓋唐元宗妹金仙公主駕鶴昇仙之地而
門則元宗覓金仙以鑿焉者也從門入屈曲以上盤折數峰頂始及
友巖所居南望連山不知止於何所上無雜草唯細辛一方不多產
予雖搖中而憚險弗敢進坐峯根娑羅樹下瞻悵者久之由峯根北
折度狹徑容僅一人徑外則壑谷類也地不生草皆敗葉所覆行葉
上不知窾隆躡空輒仆予誤躡徑側一失脚幾墮崖下偶旅跡幽翳
中古藤鬱屈可畏正躡樹根進葉卒然鳴疑以爲蛇也注視者久樵

人適從上來予問青柯坪遠近不對唯放謔倡答而去出樹外石突
突立中豁若斧劈然僕曰此第一關也鄉兵亂時民逃入山壘石絕
此遂全予視關內尚亂石旁聚無數關右二黑石虎踞因坐摹之忽
不知四人所在厲聲呼不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中
以戲此處水深路絕當鷲澗賴澗石叅錯不遠躡過既過回視其深
澗衍漾砥衝之態而吾意適永不能以遽釋幾失吾主澗外瀑布正
懸南崖端下激樹幹飛沫成雨點因風容與久而後墜又百餘步則
第二關也類天作亦似人爲視第一關壯雖不逮而險則過之關中
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出返顧所來則一青靄爾復登頓冥密以行
詰屈數百折見平綠藹然林端既至青柯坪也山恰半從入山來悉
崎峇側塞夷者唯此草長過人岡之上有神祠焉礎餘瓦缺像設多
壞祠旁小室中敝竈猶存知舊有所主也日正午少飢初擬假爨於

此不意荒寂若是幸持瓜果餅脯分食之汲祠畔井止渴日漸熱足
 軟不可支卧祠前石階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焉蓋玉泉之侶從西
 峯還也與之語雖無所奇亦善遺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突倚
 伏出林翳樹者殊形詭觀殆不能以物擬祠西南則始攀鎖處也置
 杖草間聞松風颺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松矣蟬鳥遂絕
 詩人謂山深無鳥聲信然鑱曳危石上僕先進予亦攀過路縈紆并
 石根極隘瑟縮以行路斷接以木行則搖少選一峰前障不甚峻上
 大下小所謂巘也無草樹黑黃白相間上有赤白二圓形僕曰日月
 巖也豈生成者歟復行餘二百步直岩嶄立有短楸閣崖罅為級如
 梯鎖旁垂問之乃百尺幢也幢直絳切自下突上之級每腐或缺掇
 級以上先輕躡試之然後真足過此又有類是而愈長者千尺幢也
 缺腐亦然縱僕輩欲援何以為力既上凡石之如嶠如扈如歸如品

者眩視不可數抵前崖逕忽斷崖峻削無可為徑者即崖腹綴小木
 如杓當絕谷之上凡二三接始及徑鎖亦橫綴崖腹余目焉跡未及而
 先瘳矣遣四人前度慮逼吾後以振也余趨趨握鑱寸進之閉聽壹
 視步歇半木伊軋鳴東野登閣尚稱脚脚踏墜魂吾今何稱哉因自
 咎以親肢履此險其孝安在昌黎慟哭遺書以訣者即此非與半時
 許乃得遇問諸僕僕曰老君離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復斗折道松
 林中翳不見日毛髮為之聳然沈生謁山神祠有禱懼蒼龍嶺之迅
 風也既至老木赤立惟東南一枝僅存微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萬小
 蛇攢綴蠕動余駭焉貌其大較因思平日畫樹雖搜竒獵怪致巧寧
 得似此所謂畫不神於所做而神於所遇也然而望蜿蜒入雲勢未
 知何以處此嘗聞登者言度嶺慎勿旁視視則惡風至危不可度嶺
 凡兩折中突旁殺如背色正黑鑱當背上并鑱皆小坎亦猶上方峰

所託足者二僕先示所以登余匍匐踵其後以式大喘不自禁四面布伏嶺背竊窺其旁則深不見底安知其幾千仞但松頭濺濺出沒蒼烟中萬峰羅拱向背高低斜正起伏若翠浪洶湧相後先秀不可狀風颯爾有聲衆籟齊作沓盪奔激遠近胥應憶登者言遂膽掉股栗不能動去上折無幾視若天淵然風稍止尋進而僕已過上折矣余強勉盡一折日少晷愈熱余裸上體猶流汗不止行上折覺稍便漸熟故也自嶺下仰觀將謂頂絕無復過此及嶺端則峰頭插雲尚不知有幾里由是筋骨如蛇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息四人則相語角健若賈勇於余者時雲方滃然進退開合若相與相背往來四峰端悠颺不已余神凝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輩弗是喻促以西峰尚遠勿稽遂作以行至此則少土皆徑於石鑱縱橫罕無鑱者又越五六險始及鎮嶽宮宮在西峰頂東諸神列坐不辨誰何松鑱間金壁

參差與日爭炫者嶽帝廟也廟後松極森邃風一振之掩苒之形紆徐之韻由松端倏爾東驚接之既泯忽又如在余行遲常殿四人已及廟笑語未竟而曼聲速余至則烹茶熟矣道士王老師欵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然余意其以一身而處於荒冷僻絕之區無所畏無所悔者非有得其能爾耶茶罷徐叩所有則平平焉耳迺知其不得於見道而得於寡欲也牕在西壁隙有光啓牕而其居則度之懸崖之上俯瞰峻谷不見所極唯松頂麻萃斜距牕二丈許峰壁峻拔自峻谷直上霄外略無突陷真所謂削成者壁上一松寄之壘間根直下如懸死蛇枝稍正拂窓手可接松實纍纍余投以斷甕弗中墜下觸石且墜且觸聲如從甕中來良久始息至是則頽陽向微霞彩漸發倚窓望西北平田無際荒烟莽然中有渭水委蛇如龍日光射水中金閃爍不敢正視居之南乃大岡頗類龜背色墨殊粗岡下

下群峰如攢劍如束筍無一渾然者予將摹之而嵐靄迷漫弗果東望玉女峰殿正在峰頂雪壁燦日殿旁有物似人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可辨岡稍南大跡一岡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鑿巨靈足三字竊謂力能壁山其足跡僅如此得微不能載其形乎且東峰掌形自峰端達峰底假使所傳果然則如彼之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理耶東則東峰玉女峰昆季相倚唯南峰巖焉獨出姪視三峰薄暮不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袂猶冷視蒼龍嶺裸體其寒暑之異迺爾哉

南峰記

前人

拂旦起王道士出華山記相示自峰厓洞谷池潭外其宮觀古跡等不可計道士雖老而兵餘湮毀不甚識又龍鍾弗能余偕故無以攷食已織雲不痕旭日初吐露未晞具行騰草屨以敵南岡外皆松林也裁入笙簧盈耳既不見天寧復有露但葉聲隨足悉屑可聽屈盤行林中迤邐漸高境意交至弗暇接將謂地昇恍不記自西峰來也松皆合抱森若筍擢蓋以險而存非如它木之得全於擁腫也寒不生陵茗唯蘿薜青青以與松永神則有之而樵斤不及余感其得所棲焉于吾中久依依不能去行二三里稍疲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梁外高唱曰南峰至矣起而前僕曰此希夷避詔巖也余凡行以目昏不敢流盼竟不知已達巖底因仰首恠狀可愕巖上覆如屋似蜂窠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濤波蕩涵所爲淡黑津津焉余坐觀不厭自謂不世竒逢細貌之僅得彷彿西南角一罅明透可側身入余命僮掖入之及罅半見罅外樹稍動搖日影流罅中明闇稍分上滴瀝如雨陰氣挾罅風撲人巾服皆潤下濕不敢進僮曰壁有鐫字四行不識字不辨余眊亦不之識俄罅外喧聲意游者相與僮曰吾之

伴三人也僮因呼其名答在朝元洞待由是自巖底北旋繞兀中度
小權又度架枝代權者三若波舟之所搖蕩古松一根扳卧壑上闕
道勃罕踰松上過得真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記晦翁謂其本北方
元武宿非實有此神蓋其教中設為形像以神之耳余謂乾魚朽木
題以大王居士便能威福此何足恠從祠畔上磴扶石闌轉峰角皆
石版布道闌外臨絕谷試微瞰怵然神懍噤瘁不可當閉目低首倚
壁始定峰南面上下壁削亘東西皆闌也異焉伏石版下覘蓋鑿壁
成堦以疊石置闌面之中窾石以入則所謂朝元洞也深可四丈廣
近之高又倍焉純白如雪中設三清像諸神旁護凡供奉之具咸備
余問故於主者岳師師曰昔賀老師營此四十年雖鑿焉而不敢碎
石下墜墜則雷動龍潛故也自爾且鑿且運不勝其勞功未就而師
亡繼以其徒甫就洞外西數步師又穴石版鑿以下達西折則師之

避靜處也沈生等躍然往觀予不敢從倚闌侍一時許還生日穴之
下則鑿雙垂鑿盡則版道也穴道相距不知幾十丈石杙插壁以當
其中錐鑿下至石杙少息復繼至版道又少息然後攀鑿西行數十
步始及避靜處回視版道則載之銅杙之上而銅杙則插之峻壁之
中外雖有闌木以多腐以鑿是賴掩其振搖石杙一銅杙十七竟不
知作時於何所置足闌之外下見松頂如灌莽在杳冥中師去此幾
時其室其爨所猶在然非憑土憑于塊石之突崖耳室畔石窪亦不
深水則滿豈師藉是以食飲者與室之西則別巖也巖類俛首形遙
覆室上上鐫全真巖三大字赤色以實之雖知人所為然上不可下
下不可上其履虛而作之耶何其神也吾版道之初躡也知有版道
而已奚暇他及既至而得其所以危是心也始不知止於何地我輩
壯年恃力不少怯今精奪於此矣去洞沿故路東行降八九折緣磴

復升巨石錯峙石分處如甃下視類井底點不見物然兩木倚石可下問之僕僕曰安真人肉身所沈生率三人下觀余坐石上及還談真人坐石龕不壞具衣履如生人抑坐逝處耶躋石以望見峰巔群松如沃峰背類覆盂麓散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此已疲甚足不吾許殆及巔憇龍潭旁掬潭水頰面潭有三深者不過二三尺僕言雖大旱此弗枯竊意龍潛淵深恐未必在此然神物故不可以常理推也誌雖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覓之不見不知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由此非歟最高處一松孑立余倚松望信乎諸峰羅列似兒孫矣雲適生從玉女峰東峰兩間出倚風作嬾熊歔突然北涌似巔崖狀既而復還漸慢於松巔不動如憇而山北所見皆漫漶不可識意彼或仰瞻吾固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呼吸氣想通帝座非此而何既下又東行至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翰具美有道渙而為氣氣運而為精精變而為神神化而為靈等語因愛而再誦忽祠畔二小鳥下上峰壁不鳴青灰色頗類鵲鴿尾稍短不知其何名岳師曰此鳥相與久矣飯熟則乞食於我食已即去或寘栗掌中亦躍以就啄師年八十五矣兩日俱昧然往來祠洞兩間陟降如睹非有道者與不然安得人鳥相忘如此

東峰記

前人

由祠北降而東取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尾芄芄然聞人聲矍視不復動僕輩附掌激之越樹去行二里所至山祠入觀焉山水畫滿壁頗似范寬家法而渾不及范余笑曰此中着此畫作者固無足責命之者誰歟老君殿中居楊師迂余余謁之再拜因思吾夫子謂見之猶龍口張而不能嚙吾安敢不拜師出果茗松花粉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為贈蓋卷栢之屬而不屈者雖有松栢名不過石

上小草耳卷栢亦以萬歲見稱於本草則知二物固皆稿而不死大松蔽峰頂清悄幽閒殆不可爲情然過青柯坪來松弗它雜唯白楊一二間之每風韻松林楊葉作策策聲如按如節彼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者其近歟余偃仰是間意味未減貞白殿之東則東峰盡處也下望平野襟懷灑然遠近諸山相闖于烟蕪雲樹之表黃河隱顯東迤如帶潼關岡壘積蘓于河濱遐覽未周雲條陰漸黑平野皆晦予疑雨東向立風颯然自西南來萬松皆鳴松實交墜日斜透雲罅出雲影漸北逝遂散余與沈生磔松實啖之索苦苦茗於師以助其勝俄林中有聲若墮物然予恠而覘之僕輩乃在松杪摘實以亂擲也於是俾沈生囊頓以備騎驢疲困之用稍南一場突出松底下磴跡之得石室焉曠朗可容四五十人都竈溜所等舉不敝迺知居者固盛於昔今唯一人者荒涼無養故爾禽聲不上青柯坪雖因於高寒而亦因於無養也聞是峰可翫日於未明之除而糧少不敢居唯問師仙掌何在師指在峰側而玉女峰亦迫觀於是別去

玉女峰記

前人

降而西可二里許東折漸上時正午稍熱渴且飢遂圍坐松陰中食所携新棗至是無磴多倚木枝根石間危且弗固因枝根爲級皮脫滑不可登五人相與援推以進凡二十餘處既盡則玉女峰頂也嘗聞女道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今耄矣初食松皮八年始火食或絕火則枵腹坐偶大雪不粒者七日亦無恙竟日夜弗卧余心敬焉因訪之石室中尸坐知寐見予起相見具客主禮笑曰此山罕聞人聲或聞之林中則指以爲異君何來之異耶余以所癖所偶爲對就問其入山時才三十有七歲今已七十三矣乃自云一生無疾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甚健固知其有所養也初見未敢叩引余步

松間風來激峰壁直下如箭尋穿于林中松葉皆沸鳴度壑而去相與立巖端目送其披靡者因指西峰東面宏隆如蓮花謂余曰此正所謂西嶽蓮花峰也安有峰頭池井之產予疑焉未之決至玉女殿道玉女所由觀洗頭盆蓋石上一圓坎耳水紺碧不乾集仙錄稱有五十白不知何據殿右觀韓姑姑遺蛻遺僮掖所障亂甃啓棺蓋視之石棺中如初歿者楊氏曰歿幾三十年矣唯槁不腐以杖摘其足亦不僵有道者乃如是蓋楊氏師也大石如龜殿正坐龜上而楊氏石室則藉龜腹爲之覆余問以昨之所不能辨迺楊氏采薪以虞雨雪之或及也由殿前踰石梁北眺崇岡廓然狸豸不能進岡半有大壑焉楊氏曰唐元宗禱雨拋簡處也下通黃河雖未必果然恐或有日復旋至石室前指以迫觀仙掌所在余與四人循東峰北行斯須斷豁然乃東峰之西北壁而玉女峰之東北巖也巖西努如鳥喙

距東峰不遠上豐下縮瞰即魄褫努處山松一生附巖側不見根出巖上者三之一中無鱗而光僕曰此捨身樹也游者抱樹轉數匝則獲福子僮聞即抱之轉不休峻遏乃止巖正當仙掌可察遂坐憶王涯仙掌辨謂峰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偶爲掌形俗傳則曰巨靈擘剖掌跡猶存余因思之所辨又似得於傳聞使果見之寧作是語不然則亦遠望而已未嘗如吾之近觀也殊不知膏出於罅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崖比豁破巖而列哉由此觀之俗傳固非涯辨亦未爲是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掌爲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皆膏之所溜使然也此掌外唯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峰西壁近於楊氏之石室者其色其狀與此掌溜痕絕無少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

以爲異而不稱耳雖歷代碩儒其詩賦諸作舉同然一辭於巨靈之
擘而不之究何也然則天下古今貴耳賤目訛以承訛者安知其幾
多耶將暮假榻楊氏石室中坐定微請所有則荅以待盡而已再請
亦然余知其弗褻弗強也歟有光如燈度室前松林中僕輩驚指楊
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預豈記所謂昭明者歟此亦可見楊氏之有
定力矣北牖漸明余出望月然隱於東峰未之見乃與沈生步殿前
以待之二更許光射萬松中碎影滿地風颼颼然自歷三峰來松聲
殊絕無它音清固不勝寂亦難處因退寢夜過半大聲疊陣如濤雷
然孔隙皆唱喁明處寢黑知雲風欲釀雨也然僅携三日糧遂懼數
視聽竟不得翕目迨曉風幸息曙光復來趣具飯下山至都土地祠
僕還指南峰端如練者曰水簾洞也以昨之弗知少立祠畔以聽杳
不得所聞誦徐凝惡詩一 驟而去午及青柯坪覓所置杖亡矣然降

此登頗易步可與四人敵因思宮殿林木得全於上者險是賴耳然
不知鉄鎖之所經始路何以識人何以登也鬼與仙與皆不可測已
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紙絹者展轉相承指爲某家數某家數以剽
其一二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紙絹之外其神化有如此者始悟筆
墨之不足以盡其形丹碧之不足以盡其色然是遊也亦非紙絹相
承之故吾矣箕踞石上若久客還家而不能以遽出也三步回頭五
步坐迺於我乎見之雖知毛女峰鄰於上方而不識其處僕言王刁
三洞山外之西及玉泉院則日已在西南隅矣弗果往午飯已熱如
炙假蘧篋卧院前亭上繞亭皆泉聲咫尺不辨人語因憊竟睡去二
時許始醒諸道士索留題爰口占書希夷像之壁間以出嗚呼生太
華之方由大華之側古及今安知幾許然愛焉者亦每以艱險自畫
而不之遂雖少陵枕藉關中亦望焉而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

緣偶不偶也邾詵謂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年不意中得此行雖邁一遺十而秀拔之神雄峙之觀亦足以暢夫一生之拳跼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竊意未得至此恐未可謂之會心余子平之累已向畢而遐蹈未能者以母氏之頽暮故也掇其大都以志竒遇

巡撫陝西都察院題名記

楊一清

今天下藩省重地朝廷勅遣內臺重臣以臨蒞之謂之巡撫巡撫之職凡有司政務若錢穀士馬若刑名若賦役農桑水利之類悉聽剴裁文臣自方伯監司武臣自連師備裨而下咸奉法令遵受約束事有益于兵民得承制以便宜從事不拘文法焉可謂重矣陝西古稱秦中天府四塞之國內領八郡綿亘數千里北接沙漠西控羗戎爲四方根本樞要之地若延綏寧夏甘肅三鎮雖俱宿重兵各有內外

重臣伏節握符開府其地然饋餉供億率仰給內郡至於屯戍之兵統領之將多自陝西調遣三鎮不得專焉是其爲任又非他省巡撫比矣凡巡撫闕人吏部請于上于廷臣及方嶽中舉才行素著者二人以聞而親簡其一用之比歲陝西巡撫闕人則又多自他省巡撫有勲績負時望者改命而來蓋難之也弘治戊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汝南熊公自巡撫山東移鎮于茲顧瞻行臺宏麗靚深稽閱庶務察凡所以安內全外者規畫井井纖細備具嘆曰前任經理之功大矣求其名位世次之詳不可悉得爰命有司稽之藉牒詢之父老龔貞石將刻之乃進提學副使楊一清而屬之以文惟廳事有石題名有記非古也而後世行之於政治不爲無助列賢不肖有觀戒之義焉識寬猛弛張繁簡先後得損益之宜焉邦人之去思士林之仰止率于是乎在而豈徒哉按陝西巡撫宣德間吉水羅公汝敬以工部

侍郎始授茲任正統間姑蘇陳公鑑東鹿王公文皆以右御史出入更代而鹽山王公翱慈谿張公楷繼之其在景泰則有若萬安劉公廣衡平定耿公九疇其在天順有若盧陵王公槩至于西蜀陳公玠嘉興項公忠鈞陽馬公文升青神余公子俊常熟程公宗長子阮公勤舒城鄭公時皆成化間相繼而來者也重慶賈公夔泰和蕭公楨東鹿王公宗彛安成張公敷華靈寶許公進則自弘治間相繼而來者也維今熊公實繼許公後蓋自羅公而下所及知者凡二十一人或以惠愛聞或以風力顯或以討叛樹勲烈或以修築城塹疏通水利著勞效進位尚書者已十二人位兼保傅者五人爲冢宰者一人爲大司馬者二人而今在朝者方來所進固未涯也其無聞於世者纔一二人爾嗚呼可謂盛哉夫惟天下之重地當用天下之正人夫惟天下之正人斯受天下之重任之數公者咸以正人被簡擢臨重地其卒當天下之重任而有餘力也宜矣繼自今巡撫于茲者宜何如紹承之哉國家設郡縣以統民設衛所以統兵慮其不職也而領之以三司復慮三司之不職也而糾之以巡按又以巡按歲代不常且官有常職未免爲文法所制勢有所格柄有所不專于是乎有巡撫都御史之設焉今之民與兵皆創傷因憊之餘愁苦之狀有不忍言者郡縣不能爲之所望之三司三司不能爲之所望之巡按又望之巡撫至巡撫則止矣巡撫不能爲之所民將復誰望哉故爲巡撫者知爲朝廷愛養兵民而已政有爲民病者我得而釐之事有爲民利者我得而興之諸司百執事有剝民財窮民力殘民肌體以行若私者我得而除之宿奸鉅盜憑藉以逞爲民大蠹者我得而發之坐一堂之上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華衮有陽春有霜雪其未來也以無心待之其已來也以至公將之不詭不隨不矯不亢不撓

不奪爲之在我者盡吾心焉而毀譽榮辱成敗利鈍皆有所不計嗚呼爲巡撫者不當如是邪抑此皆數公所嘗行而已效焉者余將致忠告于後來意無出此故承熊公命于題名之石極言之公名翀字騰霄舉己丑進士

四獻祠重修記

張士佩

古之邦獻沒世祠于梓里禮也蓋一以欽崇前哲而型範在焉一以風厲後進而教化在焉故鏡燭治體者率重之然必材華而庶政成績民皞而四境乂安廉高而經費弗匱乃能注及典禮墜舉弘擴也藍田之北故有四獻祠祀正愍公昆仲歲久祠圯墻削幾半邑令王君慨焉力復之更飭棟宇增拓簷椽且東建簠簋之庫西創燕胙之堂前爲儀門而儀門左右爲黃冠之室蓋司香司帚者也前復爲大門三楹扁曰四獻祠垣周祠外瓦覆垣顛工始萬曆己亥歲孟夏以

庚子歲季秋工訖予兒惟倬適得其門歸述弘碩皆元置也蓋首脩未再紀輒多就北爾按史呂正愍公名大防字微仲以左僕射同范純仁相垂簾聽政者八季能使元祐之治隆比嘉祐而厥兄直學士大忠字進伯知代州日契丹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卽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沆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熟思之厥弟宣義郎大鈞字和叔從橫渠學中乙科能踐履師說衰麻葬祭冠婚膾飲慶弔一本于禮關中化之爲從事日以剛直折種謗卒脫轉運使之禍厥弟秘書省正字大臨字與叔學于伊川通六經尤邃于禮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脩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據此則四公之獻彰彰矣然和叔鄉約今爲令甲而與叔選舉論柰之何施行有待乎其論畧曰爲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

事今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如此而欲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脩辟法以與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稽功此善治之論也今去宋遠矣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猶之宋也焉得繹及選舉之論而爲取士必得之制乎取士必得則薄海內外善治班班矣然則四公者立德立言立功萃一門而傳百世宋因之代稱多賢于國增重矣豈特光秦中獻藍田已哉祠協典禮王令拓爲脩建有以也夫有以也夫祠依墳墳廣廿畝祠廣十有四畝而墳祠之壩祭田寓焉王令名邦才字汝用號西臯河南盧氏人

遊龍門記

呂柟

龍門在秦晉之間萬山之會禹治水竭力之地形勝甲於海內以懷遊覽而未獲內濱子曰天下之美不斄力一至情違不可補他日谷

泉子西巡亦猶是興也乃四月之初實齋王子以隨谷泉子之清戎也先自安邑至河津以俟二公明日谷泉子自萬泉至又明日子自解州猗氏至又明日內濱子自運城至是日雨甚內濱子陟降懸坡跋涉泥潦不倦也既且集二公曰如來日齋天貺佳期矣來日者月五日也果霽於是實齋王子先往龍門予繼往以同俟二公道過辛村謁卜子祠召其雲裔撫問焉有題詩北至清澗風大作從者曰俗傳食豕肉詣禹廟必風予未諾然以懾寒入福聖寺加衣兼錄途中作風滋甚反袂蒙面衝風而往過神前村始至龍門山麓乃緣棧道步屨而升一吏外持以防喘墮既謁禹像風益焚輪起撼松栢騰砂礫上部天日下掩河汾肅肅然森森然正若蛟變虎嘯而禹在殿上使群恠持雷斧秉神斤以闢龍門也然實齋席設亦無豕肉王子曰俗傳於義無害亦可從未幾二公亦經卜子祠而至既拜禹升殿有

携尊從者置之神几內濱子曰禹惡旨酒可避之東下谷泉曰禹所惡於酒者旨也此酒不足以當禹惡酒行移時食且舉風息食有饅頭釘其餽者豕又不風不知俗傳者何也土人又曰此地日有潮風蓋兩山夾立而大河中出嵐氣縈迴空洞薄觸即颼颼無所於散此或其真云若乃食豕犯諱厚誣聖人於經無取焉食既乃遊觀四壁金碧丹青十三凋謝蓋自六籍群史四書諸子凡言禹事者無不開方絢識且筆精意遠非時人可到殿記在元貞年間此壁之圖必其並興闕中人稱岐山周公廟畫殆不過是也既而進謁後寢見塗山氏像止二嬪侍側而冠裳樸質猶可想見古風出廟西南乃捫青蘿緣曲磴以上望河樓即谷泉所改吞吐雲雷樓也在龍門東闌之上蓋梁山中斷而東峙者也前臨中流上作石室旋柱其外以爲傳廊室塑十閻羅像俗言至此絕險之地與死爲隣也樓外俯黃流凌白

雲孤山直對其前而雷首中條渺渺冥冥在身

舉爵者三而風又作不可留乃附僕背蹴蹬而下二公

實齋王子比至河塽以觀遡舟子謂斯樓不可無識也乃於上寫一

絕於石室東壁而下二公使人召子至流丹亭北倚石崖其南半懸

中流栢柱斜度其下上用板棚鑿板如井口以汲流即取勺水於滄

海也亭扁則白巖喬公小篆谷泉子甚羨取焉下亭乃從內濱子比

就實齋王子於河塽路西即河其東皆恠石層崖萃嶺崎嶇不可以

步而內濱飄裔如飛予力追不能及至塽則西山東轉北遮河流不

見來處踰灘環望四面皆山如人院落其前則兩山拱峙正若龍門

有燦舟自北絡繹而來棹歌漁唱不可殫圖此其爲禹穴乎或曰龍

門之外河洲之上青草萋萋黃沙瑩瑩視河之高不過咫尺若遇秋

水泛溢雖百里之漲千尋之濤不能浸一坏土焉是則禹穴者也內

濱子曰禹古今之大智而乃喪身於此乎谷泉子曰會稽亦有禹穴云在其河之壩方欲即舟北行以求所謂元流三汲浪者或曰在金門五七十里或曰在吉州百餘里不能徃徘徊悵望而西方孤雲與寒雨驟至乃即挽僕南返蓋天下奇觀不欲人盡觀而風雨幻忽雲雷時出亦此山之神粧點修飾以聳來者之瞻乎然斯遊也不可謂不索其隱而得其奇矣故既歸夜夢猶在此山之上明日以告二公二公曰子可作龍門風雨遊記遂分題爲四韻一詩

關中書院記

馮從吾

余不肖借諸同志講學寶慶古刹有年矣歲己酉十月朔日右丞汪公憲長李公憲副陳公學憲段公聯鯁會講同志幾千餘人相與講心性之旨甚具驪然日晡始別瀕行諸公謂余曰寺中之會第可暫借而難垂久遠當別有以圖之明日即以寺東小悉園檄咸長兩邑

改爲關中書院延余與周淑遠諸君子講學其中而汪公復爲書院置公田延綏撫臺涂公聞而嘉之以俸餘增置焉講堂六楹諸公扁曰久執蓋取關中中字意也左右各爲屋四楹皆南向若翼東西號房各六楹堂後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一小華嶽也堂前方塘半畝豎亭于中砌石爲橋偏西南不數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并覆以亭二門四楹大門二楹舊開于南緣隣官署冠蓋紛還深山野人不便廁跡因改于西巷境益岑寂且不失吾顏氏陋巷家法也西巷地基乃用價易民居大門外復構屋南北相向各二楹門北隙地復構小屋數楹仍居數家以供洒掃之役前後稍爲修葺未及數月煥然成一大觀矣松風明月鳥語花香令人有春風舞雩之意而劉郡丞孟直復爲八景詩以壯之一時同志川至雲集吾道庶幾興起而余愧不足以當之也一日講畢諸生請曰自昔書院翔建皆有記而當

道諸公盛舉又不可泯焉不彰也先生得無意乎余唯唯因進諸生
論之曰我闢中形勝甲于天下義文武周後先崛起弗可尚矣自橫
渠後理學名儒代不乏人蓋文獻之邦而學問之藪也吾輩生于其
後何可無高山景行之思且書院名闢中而扁其堂爲允執蓋借闢
中中字闢允執厥中之秘耳夫中之一字自堯始發之所謂堯得統
于天者此也然中與不中雖見于事而實根于心舜又恐人求中于
事而不知求中于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其旨微矣然危微精一之辨莫詳于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爲德庸
德也中之爲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是也于此一
一中節一一盡道直至中和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
妙然後可以語盡性至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哀樂中節固
也若必待已發而後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

求盡道則晚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
此慎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只在謹獨雖然又必待念起而後慎之則
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慎
不覩恐懼不聞之說也故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
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點檢此心于此惟精于此惟一庶乎有不
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
慎之功者何蓋亦未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
甘食悅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萬物也我
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
命可不畏哉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着于聲臭而
惟天命不着于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
重而又無聲臭之可即念及于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子

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慎不覩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敢也孔子曰畏天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諉自知功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卽落意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不必位育之也棄天襲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天地育萬物聖人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來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學卽汲汲皇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敢暇逸爲哉上帝臨汝無二爾心願共勉之諸生懍然曰今而後始解允執之義矣敢不努力以毋負上天所以命我之意于是次其語書之以爲記

巡撫延綏都察院題名記

姚鏌

延綏在秦時爲上郡歷代以來皆爲邊塞地而黃河以南則時亦有淪於夷狄者我高皇帝再造區夏盡復秦漢之故境河南地皆我中國有時議者不能因河爲塞乃就近地設榆林莊等十八寨屯兵戍之正統初火篩遂渡河朝廷始遣都指揮同知一員監察御史一員議控制焉於是展作榆林城立石爲界增立屯堡置墩臺以偵伺其備亦漸以飭矣旋又去御史不設以陝西副使之正統三年又去副使不設以鎮守陝西右副都御史陳公鑑往來提督之繼者爲右僉都御史王公勰大臣之行邊者自二公始已而更革不常正統十二年復擢前任榆林監察御史馬公恭爲右僉都御史叅贊軍務始專制延慶二府軍民事馬公前後凡七年以老去乃以右僉都御史陸公矩蒞焉俄又以大理寺左少卿曹公璉更爲之皆駐綏德以控邊陲亦未有定設也天順初河套失守乃就榆林建都察院命徐公

瑄爲右副都御史身臨邊制之改叅贊爲巡撫去綏德而駐榆林於內地則間一歷焉自是專以都御史爲之矣歷成化來未有改者至余公子俊建議於朝大爲指畫再拓榆林城添置公署相度形勢東西列營堡共三十有六屯軍四萬有餘士馬精彊甲於西陲榆林始號爲重鎮矣弘治間復用都御史陳瑤議以延慶州縣盡屬於陝西之巡撫而延綏巡撫專責之巡邊事權已不無稍異敕諭猶以巡撫延綏爲名者仍其舊也夫上下數十年來大臣從事於此設置故不必同其爲都御史者蓋十之九也顧未有記其名以示後人非缺典乎夫都御史臺官之長也明初專以司糾察申理冤抑其職獨雄於諸曹其後用爲巡撫則於事無所不理而所謂糾察與申理者固在也及用之以彈壓邊鎮則地方之安危盡繫之得其人則一邊盡治外却夷狄內奠軍民其於鎖鑰之寄視內地愈重矣居是官者得不思所以自厲哉古之人有功業彪著其榮名足以歆艷後世者世之人聞其名輒想其人不能自已是人有賢否而名之輕重繫焉可不慎歟是碑所記二十有七人其聲績卓然名世者正不少蒞此者當自得其人爲觀戒焉榆城舊有都察院已頽壞不可居予視事之二月爲稍改作以新其規於是志其沿革自陳公鑑而下其姓名咸勒之碑陰使後此者可續而書亦世有徵焉

太華山記

李攀龍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未之盡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即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雷中雷中一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撞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

峽則東南行厓往往如覆墩出人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如仄輪牙也
厓絕為橋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峯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罅中
躡銜上阪窮為棧五步顧見罅中如一耦之眦新發諸耜矣罅中穿
如峽中峽中銜如罅中峽中之縞垂罅中之縞倚皆自汲也棧北得
厓徑丈人仄行於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已
如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乃東折得路尺
許於厓刺中人並厓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刻窮復西出厓上行則
積穿三丈有厓從北來跋北厓上復高二丈自跋南行厓如前刻
中屬耳巍耳矣三里而近為蒼龍嶺嶺廣尺有咫長五百丈厓東西
深數千仞人莫敢睨視是酈生所稱搦嶺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
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足于級上置也

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
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

乎至級窮得厓跋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入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
又盡礫不可以穿縞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冒大
石出厓下西南上一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軍厓上者不見杪厓下
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樹莖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圍不知
何來客於此橫道而處踰之為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掌
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二丈許掌形覆其
拇北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即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北
百步詣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
道從東北隅出二十里是罅于雲臺峰猶杓之在斗矣削成上四方
顧其中汚也上宮在汚中西北玉井在上宮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
潛於其下東北滂大坎中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
北出水從上竊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宮東南上三里許得明

星玉女祠含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漿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輒拆下有穴穴有石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曰者一所水方澹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巔為埒不盡厓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縑纒纒也欲度者先握縑自懸厓中乃跼厓自汰令就縑不得縑還跼厓自汰得而后釋所自懸縑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箭如栝曰天門門西出為棧而銅柱陘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竅旁出復西行為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峰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無景即日中窈窈爾久之山出其末若鏃矢頃即失之矣是為南峰南峰削出南壁上東峰出東南隅壁上西峰出西北隅壁上從下望

華山記

袁宏道

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龍曰余既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及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峰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乃著表裏純骨者唯華為然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在色也塊而獐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割雲如堵碎玉天水煙雪襍然綴壁矣方而削不受級不得不穴其壁以入壁有罅才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雷如井者曰撞曰峽如雷者曰溝皆斧為銜以受手足銜窮代以枝受手者不沒指受足者不盡踵鐵索累千尋直垂下引而上如粘壁之鼯壁不盡罅時為懸道巨巒折折相逼若故為亘以嘗者橫亘者綴腹倚絕厓行足垂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垣撮心于粒焉知鬼之不及夕也長亘者搦其

脊匍匐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不盈背左右顧皆絕壑唯見深黑吾形曷曷如負甕自視甚贅然微風至搖搖欲落第恐身之不爲石矣夫人所憑仗者手足而督在目方其在罅目着暗壁升則寄視于指也降則寄視于踵也目受成焉耳罅盡而厓目乃爲崇眩于削爲栗眩于深爲掉眩于仄爲喘愚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嶮之所以劇矣余衣不蔽腰下着窮袴見影乃笑登厓下望攀者如孫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鵝山之厖厥乃至此自恨無虎頭寫真筆也踰仙掌壁折入石弄北旋上石滑而不級爲東峰過坪躡厓道尊持而中斷爲南峰度峰足蜿蜒上石葉上覆而橫裂爲西峰南峰踞兩峯之上如人危坐而雙引其膝下有土徑異樹交絡峽水鳴其間峯嶺各有池如臼如盆如破瓮鮮壁澄澈古松覆之西峰石多豐乍視如未穩南峯之背有靜室垂雙鐮鐮盡爲鐵杙以承板道東峰南下爲衛叔卿博臺鐮對懸拓厓自達皆奇嶮

華山後記

前人

從玉泉院至青柯坪東西皆石壁澗水縈洄出踰張超谷壁乃峭至希夷峽石忽具態摩雲綴日壓疊而上行大石纍纍卧澗中水不得直去則躍舞飛鳴與山爭奇于一罅之內至青柯坪西峰斗絕出諸山忽若屏息奇者平高者俯若童子之見巖師不知其氣之微也西峰之奇在水簾洞遠視見竇下有丹石瀑布羃之千尺撞而上大奇則大嶮小奇則小嶮寸寸焉如弱夫之挽勁弓至蒼龍嶺千仞一脊仄仄如蛟龍之骨四而峯巒映帶秀不可狀遊者至此如以片板浮顛浪中不復謀目矣然其奇可直一死也若日月岩前方石峭壁直上止嶮耳無他奇也踰嶺路絕折身反度其嶮更甚而不名者厓不甚脩也過五將軍樹度橋至通天門嶮乃盡山自仙人拇始爲嶮嶽

以內若自爲天地者諸星曜平視得人間之半其地微膚長松檜汚
處齊雲臺峰頂雲臺直北當入嶂時猶干霄諸峯之在雲臺下者猶
轟轟也南上即落雁峰千山環之如羽林執戟兒山皆奇峭鋒鏑林
林一峰直背如輪若與峰爭秀渭水東行與黃河合下見樹影東峰
即玉女峰也祠玉女者乃嶺之一臂所謂洗頭盆亦渴而淺而東峰
有之圓滑深潔錫以盤名亦稱西峰最幽奧石態生動有石葉如蓮
瓣覆崖頭其下有龜却立昂首如欲行葢葉上物也是即所謂蓮花
峰矣玉井在峰足二十八潭圓轉而下瀑布上流也恨不于雨後觀
之山壁樹如錯繡鳥語從隙中來云無鳥者悞洞少天成然整潔可
居廬舍亦有而黃冠不至歲一至以館香客耳山靈之寂寞無侶可
知矣

遊驪山記

前人

驪之山鬱然而青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古栢森森然翳東西嶺
故宮遺趾多不可識山下之民有雪領而杖者作而前曰民雖耄猶
彷彿憶之指其歸然而墳者曰是舉火臺褒女之所笑也指其溫然
而澄澈者曰是蓮花湯明皇妃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壘曰是嘗
錮三泉而閉七曜者始皇帝之地市也余倚松四顧蒼茫久之乃披
荒榛踞危石楚聲而歌曰涓涓者流與山俱逝兮空潭自照影不至
兮吁嗟乎茲崇三世兮歌竟浴于長湯遂登老氏宮極于臺東過石
甕寺休焉稍倦假寐僧榻忽有丈夫峩冠脩髯揖余而言曰吾子失
言夫山奚能崇使吾幸而遇嚴匡諸君子豈不亦嘉遜之數吾子謂
九疊之屏七里之灘何遽出吾上耶又使吾所遭者爲宣城孤山輩
騷壇之士艷稱久矣吾豈復戎吾姓也余遽然覺自悼言之失也復
喟然嘆曰異哉天子之貴不能與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之隻詞有

時爲山川之九錫也異哉今之處士誰能入山而爲冰石所倚重哉
吾當北面事之

游牛山香溪洞記

劉閣

金州境內多名山丁亥秋九日與白菴出萬春堤三里所至牛山山
之下有忠惠王祠唐刺史崔偉能慈惠澤民中和三年黃巢作亂太
白山人者踏門獻計曰公毋患也一發牛山則巢滅矣掘之得一石
桶黃腰獸棲之而置劍其上獸見劍自殺巢果敗公由是得道宋嘉
泰中封忠惠王元紅巾起樹陰旗殄賊相傳所掘山在五十里外此
其行祠然山亦截業可觀二里所至漢江泛舟江源出嶧嶽山嘗至
石泉紫陽諸縣皆兩崖峭拔壁立水流其間數百里至鄖西始見平
原舟中對酌聞高鳥聲雜出叢薄樵歌與漁唱互答頗發吟興江中
有安康石翳沙磧見則歲饑余竊窺之石粼粼見波底願謂白菴曰

果然吾輩憂也罷酒升輿五里許至心山山有異草風吹之不偃無
風乃自搖漢陽厥守漢中過而異之棄官修道於此復二里所至魏
山三面險絕惟北小徑可捫葛而升晉吉挹督護梁州秦韋鍾來寇
挹嬰壘急口岐山固二年不可下固知茲山之阻可壘也又三里渡
香溪溝入崇山中有石洞相傳呂洞濱郭尚灶傳道茲洞洞前有石
棋枰及子人不敢取胡尚書淡詩鑿石壁令從者芟棘通道前後推
挽二人並詣其巔山約百仞近眺西北巖巒亘疊白菴嘆曰焉得褰
裳一并討乎余因指燕子嶺謂白菴曰徃劇盜淡文省巢據茲山距
邑二百八十里余提兵徃撲之七十里經鳳凰山其山盤二十里中
有十二層崖甚奇以戎事不暇登又三里經桃林異之而亦不暇問
至燕子嶺滅賊訖暫詣山中草庵有老比丘自稱元時人頭白而顏
紅問其年不記也詰其度牒則曰有出視之紙厚方可七尺許字如

紫蚓盤蛇蒙古書也見余跣趺坐驗其牒與年等縱之回軍至桃林
旁圍高中低而夷草舍置中埵石澗泉繞舍左右流一道人年可九
十餘而色不稿問之曰採桃實自給耳左右耳語曰道人頗豐積余
因戲之曰聞道人甚饒可餉諸兵一殮乎曰非都灶不給具食其他
則可留宿明發人具折供二千人無漏者歸而復召二次皆不知所
往矣夫秦政暴毒遠在鼎州且避亂入桃花洞况關陝近切湯火能
無幽遁萬山如桃源客者乎則燕嶺鳳山固有希心異人而求不死
之鄉如老比丘道人者疑不與之談接者尚多也乃與白菴憑高遠
覽東則鄖襄諸山南則劍閣子午谷西則終南棧道北則商顏秦嶺
或笋植天表或丹青一抹撒豆積黛隱約蒼霧間目眦盈溢神情敞
朗倘能標長組履不借畫凌雲磴以吊四皓諸葛武侯之遺跡而後
歷青城峨嵋籍葛陂之龍以與米桃椎封君達諸公翺翔埃壒之外

可乎白菴曰榮願系人遠心莫暢相與嘘唏者久之金飈動林玉蟾
掛樹乃命歸輿從陸入東關至治燈火且爛門矣

遊白沙泉記

劉士龍

泉莫勝于終南而鄜為最泉莫勝于鄜而西南鄉為最泉莫勝于鄜
之西南鄉而白沙泉為最蓋泉亦難言矣貌不難于澄而味難于甘
神不難于寂而韻難于活惟白沙泉則具有之色如銀而加湛味如
飴而加冽其奮而上湧者如湯沸如波騰其翻而漚汎者如珠噴如
璣躍溢而為流其清激而雋快者如哀玉出聲霜鍾遞響滋而為草
其葱鬱而浮動者如鏡窺綠鬟風牽翠帶每風辰月夕晴日雪朝或
孤往或偕遊流連忘歸率以為常即人事紛錯書債糾纏未有不極
力擺撥而偷閒一至者也聲色味俱佳耳目口皆適而深領之則肺
腸都濯魂夢亦清我輩受益于泉者多矣因與克甫商所以酌泉者

為泉加護惜焉白壁砌而青玉闌毋為頑石所辱也瘦瓢汲而定甃貯毋為穢器所褻也戰茗取足于靈液漱濯不得輕試也標格欲稱其清容塵俗不得少着也又為泉加點綴焉芝蘭叢種松竹環列而惡草不容託常木不容蔭也白鷗睡其旁朱魚戲其中而俗禽不容浴凡鱗不許泳也架築無貴于華整蓋頭一把取足庇風雨而已招呼無及于猥雜識韻一人取足供笑語而已泉主我賓我歌泉答而泉之常清者不受溷常靜者不受喧也泉受益于我輩者亦不少矣是泉于我輩相遇交相益而相酌也亦千百世一段佳語也

陝西都察院題名記

本朝 呂雲藻

天子御宇百度維新設官分職一準諸舊此陝西都御史臺之建猶昔也秦中重地都御史重臣雖三鎮各有擁旌節者而征發調遣咸於內地取裁則都御史在長安者視三鎮為尤重然在他時吏之臧否民之休戚兵之汰練芻粟之贏詘繫惟責之方伯監司連帥偏裨都御史於中酌其可受其成焉今乃迫于前不侔矣

鼎定方新獻琛納上者雲集幽遐阻深不無梗化既宣仁風亦時勤義問鞠蜀漢之旅則秦其孔道也士馬飽騰非取辦于民罔濟民亦疲極幾不聊生若第如昔之責方伯監司連帥偏裨而已不將軍民交病耶則察其肥瘠節宣其底滯會通其陰陽權時之宜非大中丞苦心調劑則不可

清興秦中都御史有二乙酉之始為雷公雷公以移疾去繼之者為今黃公黃公至而征調愈繁饋餉愈棘築鑿搬運之工愈益熾公乃以沉機間神應之民有畝棲兵無譁伍不苛督方伯監司連帥偏裨一切皆自為裁度暇日以都御史題名巖藻記藻以龔貞石示來茲昭勸懲也黃公精白籌國儉以自奉寬大以佐軍興而民不坐困斯記所謂有勸無懲者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殆公之謂與

重脩周文王武王陵記

江山秀

皇上御極之八年山秀初抵關中令茲渭水兩閱月我太保大宗伯王公特膺

簡命祀古帝王陵甚盛典也咸封之北維周文考寧王二陵毓於斯數千年來邑令之所主祀焉恭閱邸報疾趨畢郢高原隆厥儀

文見其殿宇頽廊廡缺龍門鳳戶走狐狸而狀荒涼雖周原膺膺依稀帝子之鄉而埜處蕭蕭寧復王風之舊山秀愀然曰予何人也食大聖之鄉任其凋殘而忽夫整頓本源安在而令王道凌替若斯也遂命鳩工克期即舉時有儒生進而誨之曰二王之陵其在前朝幾經修建違者不可問猶憶萬曆初年前令脩此申文上臺曾經題䟽所費數千金吾子為此恐力薄不勝其任也予曰不然

一國家設官分職一邑之山川社稷即賴斯人主之者弗潔為之者奚功庸庸若輩適足以貽羞子黎耳予有俸薪願言竭力上不告於王公大人下不資於窮簷子遺爰集工人誓之曰今者盛舉而願之乎刀幣惟予食貨惟予金碧惟予梓材惟予手足竭屨爾共勦之眾報曰可風雷之勢晷不留停甫滿三旬而神功

告竣抑孔邇之靈猶在人心與不然何捷之甚也由是而登其
殿榭題翼翼然升其階規模赫赫然環觀華廡翠影屯雲也棲
遲茂林綠陰翳日也重門洞闢壯渭水之奇觀也百堵皆興象
周邦之鞏固也豈惟殘缺之舊蔚然改觀其於予以人事神之
悃亦克有濟云後之君子昭明緝熙闡揚聖烈憑吊前王之美
業大其式廓增其輪奐予日望之矣

石門記

王國璋

走三千里到汧閱歷山川奇勝目眩心搖乃始望洋而驚適適
然嘆天地之大也顧山不孤放水不遂往凡名山大川每相附
麗匡廬也附乎彭蠡姑胥也附乎震澤鍾山牛首也附乎大江
羅浮武夷也附乎渤海故凡言山必兼言水以其為物不二也
秦饒于山齋于水即水亦多漫衍迅削與山不相親比夫人一

身膚骨營血相附不離而後氣韻生動丰采離披發之清和瀾
澤望而知為靈秀焉山其骨也土石相間夷行綿沓其膚也水
則其營衛血澤也秦地百二雄甲天下如崆峒太白龍門少華
諸山膾炙人口余恨未盡寓目其他峻峭蟠曲高並蒼天深極
幽谷固多奇勝哉然骨或稜露膚或皴笨呆重童枯對之悶頓
每懷南中江山之秀思得放舟湖上弄水江邊觀競渡于天中
望濤氣于八月言念徒殷祇勞夢寐耳公餘偶暇尋訪禹蹟因
縱視城頭門其山石對立膚色皆青瑩潤澤不枯且層疊起卧
蜿蜒垂下俯臨深潭有金山半壁之勢汧暉二水匪奔極猛到
峽口鎖束若扼吭逆留之水不得快志往遂乃怒激奔騰兩相
射激若兵挺擊撞回復闕經數遭乃去去則鳥奔獸軼衝石
翻岸若武夫悍卒醉怒決張不可拘縛蓋以淫雨暴漲川水迸

發則洶湧怒號驚聞數里聲光所激則全乎江濤飛立之勢矣
對岸群山聳翠攢疊迴翔山腰一抹空濶旋繞各饒秀致日暮
鴉歸遠樹鷺落沙汀烟霧迷離夕陽返照頗有南中景况此則
山水相遭有聲有韻有景有色所謂骨與膚衛相附而成采也
夫山水豈必高深取其足以寄適性情暢發天懷而已予坐斗
大城中日苦奔走必求華嶽太行瞿唐孟門逞極大觀而後快
志無論時不我假會不適逢且拋却目前侈想遠大不令一拳
一勺笑我誕妄哉蘇子云山水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予與石
門若米顛袖中石嵌空玲瓏時相玩弄仍恐傳舍吏一朝攫去
此塊然者將不復為我有今既有之又偷得餘閒云胡不愛且
賞也因咏懷數首聊以寄興且厚有所托于石門以待後之蒞
茲土者

潼關樓刻詩記

湯斌

潼關古桃林地也太華峙其西峭函踞其東泰山迴合萬峰刺
天河渭屈盤千壑奔會崖谷崗嶺環抱叢倚道路狹峻車馬如
束真天造奇險為秦閩闕且南控武關之隘北扼蒲津之阻握
函夏之樞紐鑠川隴於堂奧漢唐以來莫不倚為巨鎮以資藩
屏兵火之後城垣傾圮樓櫓半缺廢址荒煙過者為之躊躇而
悽愴順治十三年斌奉

命飭兵茲土自顧庸菲不足當斯重寄恒惴惴自恐仰賴

朝廷德威遐被數千里外如在輦轂之下故承乏三年兵強吏馴
士習民安乃謀寮屬重建城樓賞皆蠲俸役罔妨農工既成集
古人過關題詠之詞自唐明皇以下凡一帝十有八人為詩二
十九首刻於東門樓壁嗚呼當明皇停鑾關上與侍從唱和其

時君臣樂豫海寓清寧登嵩躡岱勒石銘功可謂極盛未幾而
漁陽變起雄師告潰關塞失守六龍西幸豈山河之險不足恃
與抑成敗之故皆自於人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曰在
德不在險有國家者修德以懷遠和人以守國則雍容樽俎偃
戈休甲彼放牛歸馬之盛此非其故墟哉後之君子登斯樓也
眺山川之雄勝覽昔人之詠歌古今興衰之感制治保邦之要
亦可以慨然而思矣

賈大司馬修棧記

党崇雅

康熙三年秋九月尚書奉

天子命巡視漢南城垣渡渭入棧喟然曰是昔魏武所謂五百石穴
者也行人騎畜經其地者大則有性命之虞小亦有顛仆之患
自五丁粗開山徑以後數千年於茲矣降至明季逆闖橫肆秦

蜀梗塞羊腸一線僅供猿狐出没幸天佑

皇清我

世祖章皇帝仗義提兵出無辜於水火之中奠元元於衽席之上爰登
大寶傳及

聖明天下一統而西服朝宗勢必以棧道為咽喉顧乃深洞隘窄使
億萬年皇華馳驛之路弗克共遊蕩平余心滋戚務使巉岬盡
削闢成坦途庶幾無負鎮撫之任雖然吾不忍以逸人者勞人
必也計口授食計食授錢乃克有成功因捐金募工指授方畧
進關南巡使范公而謀之迺命叅戎李君司李曾君崑董其事
於是修險堦凡五千二百丈有奇險石路凡二萬三千八十九
丈有奇險土路凡一千七百八十一丈有奇修偏橋一百一十
八處計一百五十七丈去偏橋而壘石以補之者自江面至岸

高三丈許共長六十五丈二尺凡十五處修水渠一百四十五道煨石三十二處共一百五十六丈六尺去當路山根大石二百八十九處壘修木欄杆一百二十三處凡九百三十八丈有奇合營兵驛夫民夫各匠積六萬九千八十三工是役也不三月而告竣成功之速若有神助夫自有雲棧以來閱歷數千載其間豈無豪傑自命之士痛惜行路之難思欲平險為易然皆逡巡不敢施功者以雲棧地連雍梁二郡寶鳳褒三邑綿亘六百里高者出層霄下者臨無地置足靡所舉手何從乃欲寸寸而治之尺尺而易之嘆綦難也尚書公獨不以為難奮焉圖之一舉而二郡三邑六百里蛇盤狙棧之區無尺寸不坦若康莊誠不朽盛事也且雲棧去京兆數百里尚書公開府尊重設非奉

勅南巡必不遠歷棧埭是查城之役天實假之以令尚書公竟億萬年未竟之業也夫人之勲業存乎志量澤及一時猶憂憂難之尚書公一巡行間體忠君愛國之心開萬古蕩平之績其志慮為何如乎余老矣不能復遊褒斜深幸億萬年未竟之業賴尚書公克底厥成又喜尚書公功德之隆與天地同其悠久而余以野老頌揚嘉績載名其上榮莫大焉因記其事而刻諸石一置鷄頭關一置煎茶坪志功所自始與所自成也尚書公姓賈諱漢復字膠侯別號靜菴山西曲沃人范公諱發愚河南河內人李君諱承恩北直大興人曾君諱王孫浙江秀水人

龍門遊記

前人

予經伊闕人盡稱龍門竊嘗疑之龍門在予鄉詎有二哉獨以未得至少梁為憾夫遠在他方而負奇詭靈異之名者尚足以

奔走天下之人近在咫尺徃徃多棄之不一省覽予陋矣丙午之春自河津而西急思龍門望見群山即求其罅以當之山勢綿亘連而不斷北爲鄉寧西爲韓城渾渾茫茫不見所謂門者或謂門以兩岸對峙爲義如秦之長門吳之天門越之石門水貫其中而可以涉可以亂可以沿溯者皆可以稱之行二十餘里乃見黃河瀾漫灑森之光洶湧怒號之聲迅疾注下之狀肅而畏之已而至于門之左以瞻門右之阜河束如帶似可超躍志述其廣八十步蓋冰凍時安流凝亘人或履而過之不必引量江之絲矣嘆曰爲地紀之咽喉百川之伯長蛟虬之都會風雨之萃藪者非此門也耶門未闢則懷山襄陵之涇水壅于上門既鑿則砥柱巨靈之奇蹤呈于下微但是也溯於積石壺口俾四瀆之冠冕安其職散于徒駭馬頰亦俾九河之本支奏其

功天地平成有如此門人皆曰禹之大智異于昏墊故能然嗟乎神哉謁禹廟成禮危峻而壁削者其止也拾級而聚足者其磴也懸棧而偪仄者其閣道也垂縑而用汲者其飛樓也鐘鼓鏜鞳音徹天際古木堅疎翠流烟外老碣十朋層峰萬疊有礪手將以象雷霆予亟止之無使焦尾爆鱖者驚怖而坎遁輿人促予行榜人亦艤舟以待曰及此未風而渡無誤乘于風伯之浪也登舟回視禹廟已若在上水雖砥平其深乃不可測舟子以竹篙鈎石吻而逆之上行少頃可渡則欵乃合力倏而西岸岸有巨石上有禹廟不再登神不可數瀆故也予于龍門夢想者數十年今始一慰甚且釋慚焉後之君子有來遊者其知河之濱垂老而好遊者乎

萬壽亭碑記

鄂海

欽惟

皇上乘乾御極秉道綏猷備聰明睿智之資兼五帝三王之學文治丕昭武功赫濯固已措萬方于磐石之安鞏社稷於金甌之固矣於時深仁廣被至德弘敷萬國民心咸懷望幸維此秦民向罹灾祲實蒙拯濟賴以生全於康熙四十二年春合詞籲臣恭請

聖駕西巡以遂就日瞻雲之願我

皇上俯念輿情允答民望於是年冬十月聿頒

詔旨陝西巖疆重地乘此冬令農隙之際觀覽民風詢察吏治簡閱

禁旅整飭軍營實為要務用是輕裝減從諏吉西巡凡往返供

億皆取給於宮府纖毫不累百姓即有市易亦飭所司依時給

直沿途官吏禁借名科索及與扈從官妄行餽送有不恪遵生事擾民者以軍法從事

天語遙頒歡聲動地臣等聞

命之下偕陝省文武大吏預期星馳十一月朔有五日恭迓

聖駕於山西之平陽界越十二日

鑾輿入潼關億萬臣民趨迎道路黃童白叟瞻拜

天顏獻菓捧漿者駢肩累跡十三日

駕抵渭南較閱軍士褒賞有加焉十四日

上至零口小獵鳴弦激羽中必疊雙十五日

駕抵西安自斜口至城東門旌旗耀日鼓吹溢途士女分行香烟四

十餘里不絕是日也太和之氣洋溢宇宙風和景明深冬如春

天心人意益交暢而僉符矣十七日

駕幸演武場大閱

皇上親御戎衣設鵠樹侯連發五矢無不應弦洞的一時文武大小諸臣滿漢官軍及塞外來享之苦苦磯兒王貝勒台吉俄爾多斯貝子台吉輩莫不欽仰

聖天子智勇天錫神武光昭懽欣舞蹈咸呼萬歲於是

聖心喜悅溫言獎勸各將士實心盡職出大庖芳饌綠酒瓊酥飲勞之以示慈惠

頒天府文錦貂裘錦韉名馬彤弓盧矢賜予文武諸臣各有差而行間介士賞賚餉銀復以百萬計云二十一日特頒

恩詔秦省爲天下要地曩歲荒旱所司未經奏報朕訪聞得實多方籌畫運米拯救分行蠲賑秦民始得少蘇自三十二年遣皇長子致祭華山以來兩暘時若年穀豐登茲見百姓歡迎載道且

知今歲有秋地方文武官吏能恪勤奉職滿漢軍士亦皆訓練有方朕心甚慰凡巡幸所至必大沛恩膏今將陝西甘肅所屬康熙四十二年以前各項積欠銀米草豆錢糧盡行蠲免

玉音宣布萬姓歡騰復優恤在籍老臣禮問山林逸士厚施粟帛願養高年將士曾致命行陣者賑其家室其子弟有才能英異者越次錄用凡行慶施惠恤忠勸節之典靡不備至而我

皇上道藝兼綜八體六書駕唐軼晉詩聯題額超聖入神於閱武蒞政之餘

親染宸翰普賜群臣人人如獲重寶數日之內萬幾之勞而精神萬倍綽有餘裕蓋無逸作所行健法天自開闢以來所未嘗有也

二十二日

聖駕回鑾臣民遮道跪泣如赤子之戀父母途次絡繹至潼關不忍

捨去臣等恭送

聖駕日擊秦人瞻依眷戀忭舞之誠并滿漢大小臣工軍民人等頌祝

皇恩永不忘之意臣等叙其大槩敬勒貞珉樹之

萬壽亭左仰見

皇上聖神文武昭示億千萬世與南山華嶽地久天長同為無極不

獨西安履任諸臣受

恩深重各宜公忠廉潔咫尺

天威務盡竭力致身之義即三秦老少士女霑被

鴻恩為臣者當相勉於忠為子者當相勉於孝兄弟當相篤以恩室

家當相安於順擊壤歌風無忘

帝德此則臣等惓惓勒石之微意也

御書亭記

在咸陽縣

前人

嘗聞之帝德如天凡物之得乎天者厚栽培滋長順其時而不失乃得以永存斯民之被乎帝德者深安恬願養遂其性而不撓則每多壽考故必聖人在上老老之政日興夫然後遠陬僻野黃耆鮐背期頤耄耄之人皆得以優游盛世而長為太平之幸民

今上御極四十有七年恩週禹甸化溥堯衢凡在含生負性之倫皆獲親蒙膏澤而於養老之典尤加意焉屢歲以來宇內老民受賜粟帛者以億萬計直省大吏莫不仰承德意覆育群黎余奉簡命來關中自弼教宣化以至於今十有餘年矣曩歲恭遇

聖天子西巡耳提面命指授撫綏之術總總林林益蒙庥而向化比年間余諮度閭閻搜羅草澤每見皤頽皓齒必嘉惠無已以體

皇仁養老之至意而於咸陽西北原蘇家庄古寺得老民李姓生於前萬曆二十年歷今百又十五歲其世系亦不以語人詢之寺中老人皆云數十年前見老民行動一如今日童顏鶴髮脣若塗朱齒落重生飲啖如少壯人言笑同兒戲時此陶唐氏之民含舖鼓腹歌衢擊壤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非歟時戊子春

天子聞而召見之資金帛不受乃

御書長年人瑞四字錫以歸之猗歟休哉老民生長於窮荒寂寞之

地苟不得見知於世亦山澤之臞耳一旦寵邀

宸翰輝映林泉老民實賴以不朽此天之篤生老民加以

帝德之淪浹得長有此年歲以符太平之應彼嘉禾芝草卿雲醴泉皆未可同日而語也余因為構亭於寺之前鏤

御書為之額時川陝總督齊公新受

命來西安與余率司道各捐俸如千命咸陽令丞同鳩工庀材而驛使者董其成焉不日厥工告竣計亭三楹亭後東西各三楹舊殿及宇舍則葺而新之若門庭若墻垣皆稱是蕭寺岑寂煥然改觀遠近紳士人民蹒蹒濟濟不絕於道皆能播揚休美聖恩所暨浩蕩無涯夫豈偶然哉落成之日余躬率僚屬頌聖天子無疆之德因爰筆壽之石云

脩西嶽廟并脩山記

前火

皇上御極之四十二年文德武功蟠天際地猶且堯咨舜傲宵旰不遑軫念秦人被災之後唯恐匹夫匹婦不得其所于是翠華西邁聿舉時巡臣海乃馳詣華山脩理山路蓋

聖天子所過之地百靈協應河嶽懷柔倘山路崎嶇不足以容萬乘

則非人臣敬事之禮於是山趾而上至青柯坪其偏仄處皆爲展拓其有水處皆爲架橋其不平處皆爲脩整由青柯坪而上則危崕峭壁突兀凌空愈出愈奇愈行愈險予皆周詳審視相度經營險者平之窄者擴之逆者順之腐者新之迂遠者使之徑直峻削者使之紆徐外則輔以闌干使人不至于心悸內則疏通泉路使人不知有泥濘之苦高高下下不可勝數而最大者凡有數處曰千尺幢曰百尺峽曰犁溝曰擦耳崖曰蒼龍嶺曰金天洞所謂千尺幢百尺峽者皆上下陡直並無階級舊惟穿石受履用鐵索牽挽而上一失足即有顛仆之恐予命工鑿石爲級并造木梯佐之犁溝在山之傍崕最險最峻予命工脩理一與千尺幢相似擦耳崕俯臨大壑深不見底所行道止寬尺許過此者面山挽索不敢俯視予命工鑿入數尺護以闌

干較前有兩倍之潤蒼龍嶺聳立天際兩傍懸崖萬丈無可倚傍人過此若從魚背上行即韓文公痛哭處也予命工重爲脩理闌干壯偉階級分明人始無心驚目眩之患金天洞亦橫空突立攀躋不易予命工鑿成階級并以木梯助之過此即南峰頂上矣

皇上行次華嶽爲萬民祈福欲親至山頂特薦馨香臣以道險啓奏乃

命三殿下登山詣廟代致悃誠

特發帑金數千兩重脩嶽廟維華嶽秉正秋之令其色也白其行也金在易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蓋濟火之燥則亢陽剛烈之氣得以制其威涵水之精則東方長養之機得以培其本億萬生民之命於此行養焉維

陝西通志 卷九十二 聖天子之丕顯休命廓而大之庀匠氏構新材丹雘垣墉煥然改色

賜金脩造感格神明所以祝萬寶之告成培化工之源本仁心惻

怛隨處周流正自古帝王所未有南峰頂故有嶽廟然規制狹

小且歲久剥落臣海恭承

聖天子之丕顯休命廓而大之庀匠氏構新材丹雘垣墉煥然改色
內自大殿外至大門金碧輝煌焜躍天地殿上及兩廡前此從
無畫廊今皆炳炳烺烺丹青燦爛自余之奉

旨修廟始也立廟門之外澄空萬里一望無涯俯視渭河如帶迴抱
山下門外青松拱立皆千百年物環繞祠宇葱葱鬱鬱大者如
蛟龍騰攫噴薄風雨廟後有仰天池蒸發雲霞吞吐日月晴嵐
翠色元氣滂然是山雖有三峰然南峰獨為峻拔顧視東西二
峰乃如培塿華陰白帝廟亦脩造一新氣象靚深規模宏敞遠

近瞻禮皆舉手加額感激

聖天子為民祈福之意予于是稟

君命思所以謀國之心對山靈思所以事神之敬而

皇上民胞物與宇宙一家不獨為陝左陝右請命西嶽且將統六合
而康阜之則秦人之父老子弟宜如何報也海內之蒼生百姓
又宜如何報也惟當生生世世頂頌

皇恩祝

國祚與華嶽同長

聖壽與南山並永庶幾少盡臣子涓埃報國之義廟成而後予特疏
恭請匾額并請

御製碑文蒙

恩報可為太華萬萬年生色因次第其事載之華陰志中所以紀

君德告成功而且述守土臣感

恩圖報之意云

貝勒

遊縣教諭

